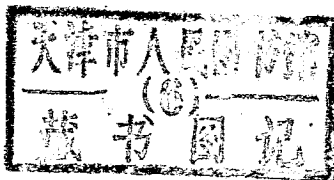


H
1246.7
HM

海
鳴
小
說
集





本集著者何海鳴君傳

趙·茗·狂

何君海鳴。湖南之衡陽人。生於廣東之九龍。時光緒辛卯年也。九龍卽香港對海之地。翌年隸於英。故君旣長。輒嘯啼向人。謂不知吾生尙能重見其復爲中國疆土否。年十五。隻身游鄂。考入兩湖師範禮字齋。頗爲人所驚異。然卒以無力繳學費退學。入新軍二十一混成協四十一標一營前隊爲兵。旋挑選爲隨營下士學堂學兵。時父母均見背矣。在軍二年許。爲下士及下級官。太湖秋操後。於軍中組織文學社。謀革命。事洩。退伍。爲漢口商業報大江報記者。旋以大江報文字獄。囚夏口監。辛亥。革命軍興。始出爲漢口軍政府參謀長。民國二年。國民黨二次革命失敗。君隻身入甯。重豎義旗。天下爲之震動。其膽識殊非常人所能及。近年謝去軍事生活。專辦僑務旬刊。一以宣

達僑民之疾苦爲職志。暇則草小說以自娛。各雜誌時見其作品。筆鋒之犀利。思致之沉著。一時無兩。允堪獨樹一幟。其刊有單行本者。亦有多種。茲不贅述。

海鳴小說集目次

五十年後的娼妓·····	一
脚之愛情·····	一四
權內的偵探家·····	三一
一個鎗斃的人·····	四六
小說家之妻·····	五八
離婚的證據·····	七〇
紅信人·····	八七

海鳴小說集 目次



海鳴小說集



五十年後的娼妓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那。時。國。內。各。種。社。會。狀。况。總。算。改。良。進。化。多。了。不。講。旁。的。單。指。娼。妓。說。吧。雖。說。是。廢。娼。聲。浪。鼓。吹。得。很。高。却。並。沒。把。娼。實。行。廢。盡。但。一。切。倡。門。制。度。已。大。大。與。五。十。年。前。不。同。內。務。部。採。用。了。求。幸。福。齋。主。人。的。一。娼。妓。保。護。法。案。一。早。已。於。十。年。前。逐。漸。施。行。保。護。娼。妓。解。放。娼。妓。的。政。策。那。第。一。步。所。辦。的。是。飭。令。全。國。各。處。警。察。廳。局。調。查。各。管。轄。區。域。內。的。娼。妓。無。論。領。家。所。有。或。是。父。母。作。主。的。都。得。催。促。他。們。向。警。廳。報。名。請。領。證。書。警。廳。裏。一。面。編。號。登。記。一。面。按。號。發。給。證。書。便。承。認。這。般。娼。妓。是。第。一。班。公。娼。

在登記簿上分爲三種等級。稍上海租界上長三么二野雞相儔。自從登記以後每一級的娼妓都給他一個自由解放的期限。第一級長三。是三年。第二級么二。是二年。第三級是雉妓。他們太善了。特別憐恤。只准他再做一年。年限滿了之後。通同無條件自由解放。無論領家租生身父母都不能干涉。他攔阻他不願嫁人的入濟良工廠做工。謀獨立生活。嫁人的不准誰借這個題目。索半文錢。就是在那一定的年限當中。雖說是法定的娼妓服役期間。警廳也常常派人在倡門中調查偵察。不許領家虐待妓女。有病的便須停止服役。下等的雉妓每晚不許接兩個客人。還須每間一日休息。一夜有急於要嫁人的身價銀子不能超過當初賣價以上。這項賣身契約在註冊的時候早已另抄了一個副本存在警廳。自然便也不能以少報多。而且這項註冊手續每年只許辦一次。在每年的一月裏受理。從第一年登錄以後。

到第二年一月再限那些鴉母新領着什麼雞妓的儘一個月再行報告一次也。一發給證書認爲第二班公娼。每名公娼在鴉母買進來的時候都有一種法定的價目。第一級五百元。第二級三百元。第三級一百五十元。買賣的雙方都不准私自加多拐匪拐來的婦女鴉母不得價買立賣字的人必須該婦女的生身父母旁的親屬誰也不許攬賣。從此每年買賣一回出新娼妓一班到第十年第十班後便廢止這項登記的法令不准鴉母再領買着什麼女孩子來請願作娼妓。但同時又允許一種志願書。凡是十八歲以上的女子秉着自己自由的意志願意作娼妓營業的承認他是一種特殊的職業。准其到各地警廳請領志願娼的證書。受法律保護。自由營業。但嚴密偵察決不許有近似於鴉母性質的任何人物在背後或暗中存在。這年既是中華民國六十一年。恰巧是第一屆志願娼初次出世的時代。便

有一位鄭花英女士因爲在情場中受了一種絕大的戟刺一時憤激起來。首先願意作志願娼在上海城九畝地春陽里裏面賃了一所房屋掛一塊志願娼「花英」的牌子就自由做着生意仗着他品貌無雙才華蓋代做不上半年便很撈了一筆錢而且還認識上許多聰明活潑的姊妹他常常自思自想天下沒有做不得的事無論做什麼總得轟轟烈烈的幹一番好出人頭地留一個大名不至於庸庸碌碌沒齒無聞白做了一場娼妓況且什麼事都有同行俗語道得好行行都出狀元既然吃了這一行的飯就得懷着大志做這一行唯一的大人物大頭腦教他們都來崇拜但是一行當中的大人物也不是容易當的必須在這一行裏立過什麼特殊功績建設過什麼偉大事業教這一行大多數的人以至於若干年以後都感受着他的庇蔭並從他所建立的成績事業上得着永遠無窮的幸福又或者這

一行自從有了這個偉大人物以後才十分發皇光大起來那才算是個中翹楚咧花英既抱了這樣一個大志願終日思量打算果然被他做出一番大事來。

花英的事業簡單着說就是花國的事業他聯合了幾個很好的姊妹採用股份性質和最新的委員制度通力合作建設了一個「大花國」地址就在上海城裏模範大馬路上是一所精美闊大的西式樓房裏面計分七層下面一層是公共廚房和男女雜役住室從第二層至第七層都是妓女的房間每個房間都編着號碼每一個妓女占兩個房間統共有二百多個妓女上上下下用的是電梯花英一面在二層樓上自己開着房間做生意一面又兼做這花國中的總經理約同一羣姊妹在這花國開幕的第一天還發表了一篇宣言道。

我們爲什麼要做娼妓。

千百年遺傳下來的娼妓制度。其中所經過的無非是一般鴇母領家在這裏面主張權利。拏我們一般當娼妓的姊妹們當貨品。一般買賣他們。却來坐享這勞動剩餘價值。以致倡門裏面十分黑暗。得很如今既然把鴇母制度和買賣人口買良爲娼的制度一概廢除。將我們做娼妓的姊妹們全行解放了。但是在這個社會主義還未實行的時代。女子地位未能完全改善。女子想求充分的生活。尙未能與男子一般得着同等的機會。工場中給與女子的工資。以及種種待遇。都不能與男子平等。這是無可諱言的。我們女子也一樣是人類聰明挺秀的也。非常之多。爲什麼就該低首下心。甘做那工場中待遇不平等的。女勞動者呢。況且以少量的工資。驅使女子全去勞力做工。和做牛做馬一樣。也未免使這裏面許多。

聰明挺秀的姊妹們。斷喪了自然的美。所以我們現今以爲娼妓不可爲。而亦可爲。並承認娼妓是一種交際上的正當勞動。對於旅行的男子們。缺乏男女交際感受寂寞的男子們。不慣家庭拘束。懶得娶妻的男子們。我們都可以拏一種交際開放的手段。去看護安慰他們。教他們可以隨時領略着審美的樂趣和生理上的一種適宜的調和。有時也可以藉此成就婚姻上的結合。在我們看來。總可以算是有益於人類的一種事業了。故此我們毅然決然。就來擔任幹這個新式的志願娼妓。我們的資本。就是自然界身體上的美。我們的工作。就是藝術界上種種演奏和許多的交際法門。賣我們特殊的勞動。換我們應得的報酬。供我們優美的生活。既沒有舊式的搗母們在背後和暗地裏作祟。又不必偷偷摸摸做什麼私娼。完全行使我們自由的人權。來做這個。實是沒有什麼不合。但有一。

個附帶的聲明我們所賣的勞動是實際上的勞動我們的身體是不能。一。同付賣並隨意任人侵犯的故一切出局清唱設宴的花頭都有一種。明白規定的價目獨對於留客住宿一事既不定價也不容許客人作這。種強迫的要求和侵犯但有出於志願與客人作神聖戀愛的我們也一。律放任不加絲毫金錢上的拘束（下略）

這一篇宣言果然新穎得很不出半月便風動全國逛的人來得非常多。並有不憚千里從老遠地方趕了來的一進門看了那番佈置無不傾佩花。英的才地玲瓏手腕高妙公同替花英上了一個尊號叫作什麼花國大王。妓界聖人和美洲的什麼鋼鐵大王一樣恰巧那時一般過去時代的總統。督軍總理總長們因爲在早幾十年括了不少的民脂民膏自己沒曾享受。得死的死了病的病了老的老了完全將全份家財交與大少爺孫少爺一。

千人使用這些軍閥財閥官閥家裏出來的公子哥兒最講究的是嫖聽說上海有這種特別可嫖的場合全都帶着大把存款到花國中來見識見識禁不起花英一般姊妹們略施小計便將這一堆的不義之財全行留在花國裏面這也不過是循環報應罷却便宜了一個花英拏着這筆錢竟把花國越發點染得和理想中的天國一樣裏面是天天加工佈置設法擴充除了蘇州女子以外就是旁省的女子也漸漸有加入的各層樓上又添設了許多餐室遊戲場運動場百貨店等等房子不夠索性又在後面和左右翼添蓋了不少樓房最可笑的從前那些做老鴿的加今絕了生路一個個跑來求花英賞飯吃花英一一收下派他們做女浴間的侍者和洗馬桶拖地板的娘姨他們也只好捏着鼻子做每月混十塊八塊錢的工資總算他們報應到了今天也掉回頭來做娼妓的奴隸

但是花英幹這種偉大的事業受多少姊妹的擁戴也自有他的一種本能和處處爲公共謀幸福的事績不然做了這麼一個娼妓界的托辣斯也儼然有鴛母的權威不怕一般姊妹反對他推翻他嗎所以花英與姊妹們約法三章也訂立了一本花國憲法如今且把「姊妹」那一章摘述下來

(一)姊妹們加入花國的每月每天所有的收入須提十成之五歸入公款項內但收入二字包括很廣不僅限於和酒局票以內

(二)姊妹們欲嫁人的須經旁的姊妹三人以上的審擇看所提出的這個人究竟可嫁不可嫁若是不可便給他一個猶豫時間勸他慎重考量一下若過了這個時間他還要嫁這個人大家却再也不能阻攔他

(三)姊妹們嫁人那人的貧富是不能一定的富的叫他量力捐些錢給花國貧的咧在花國公款內却又可提一筆相當的奩儀送他沒職業的還可

以介紹給他一個正當職業——因爲這時花國中公款很多在外邊設了不多的商業用的人也很多——

(四)姊妹們嫁人以後爲丈夫不良遺棄了他只須離婚手續辦清便可仍回花國住居如不願再做娼妓可派他擔任花國中旁的正當職務往後如要再嫁人也可聽其自便——做孤孀不能自立的也與這條同其待遇——

(五)姊妹們嫁人以後若是中道死亡遺有子女無人撫養花國外所設的幼稚園可以收容又姊妹們在花國中所生子女若無親生之父承領也可以入這個幼稚園並替這孩子謀全部的少年教育以至於成人時代謀得職業爲止。

(六)姊妹們在花國中營業除隨時嫁人和疾病時休息妊娠時休息以外得自由營業三年以至於續限三年期滿後由花國中供養他終生的生活。

(七) 姊妹們營業暇時須在花國臨時學校學習種種簿記算學文字烹飪裁縫手工等門功課以爲老大時自立之地此外加工練習音樂以供營業上的應用。

(八) 姊妹們每年得自由陪客人或單身或結伴往外埠名勝地方旅行一次其旅資如無客人擔任可在公款中開支。

(九) 花國出資本附設之事業爲學校幼稚園病院銀行工廠商店等等衆姊妹們全係股東並投票公舉妹妹中數人經理其事至於所享的股東權利是採用最新的各取所需方法分配於各姊妹們最注意的是罷業的姊妹以及中經變故無所依歸嫁了人出來的姊妹全靠這筆利息供給一切生活並酌量分配一種職業仍然叫他們各盡所能。

(十) 花國並出資設花塚一所以安葬死亡的姊妹們。

因爲有前十條種種的規定姊妹們在這上面可得着種種的便利所以大
家都樂於遵守嫁人的更很喜歡叫丈夫多捐些錢以補救從前的伴侶並
維持這項大慈善的事業於是花英這人就越發爲姊妹們所愛戴終身常
握着花國中霸權沒有人肯說他是半個不是花英責任心重終身也就不
肯嫁人犧牲一切愛情和幸福一輩子在花國中服役替姊妹們造福用心
既專所操的法子也就愈加精妙幾乎把天下一切不義之財一網撈盡六
年期滿花英已經是不做生意了但花國總經理一席大家都挽留他就搬
到花國最上層公事房中專任總經理職務好景雖不常留容華也非常易
老然而他的事業却一日千里沒有止境誰不恭維他是娼妓界中一個偉
人。

有知道花英來歷的據說他還是求幸福齋老人的女弟子他所有倡門改

造計畫有多半是那老人替他策畫的真假如何却無從查考了。

何海鳴曰：我曾做過幾篇描寫倡門事情的短篇小說，有人譏評我說是嫖學著作，其實不見得罷。生平好涉妄想什麼事，都計畫過。這篇「五十年後的娼妓」是未來派小說，也是一種倡門改造的理想計畫，却斷然不是嫖學著作……唉……決不能說一句武斷話。「廢娼」就可以告結束的，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那得真有像花英這樣的奇女子出來，轟轟烈烈的做一回咧。若是我一定肯去穿那件帶八卦方式的簑衣。



腳之愛情

在一所大遊戲場旁邊，有一月中等的皮鞋店開在那裏，每天有許多出入

遊戲場的男男女女。都得打從這皮鞋店門首經過。那皮鞋店裏的人們。差不多個個都看得見這番鬧熱的。談起這皮鞋店的內容組織來。是一幢二層半的西式屋宇。上一層是樓。經理和賬房所居。并堆些存貨。下一層是鋪面。有許多店夥在那裏忙着做生意。其餘的那半層。就是那地下室。也就是這皮鞋店唯一的小工場。

工場中有一個剛出師的學徒。名叫阿發。他的年齡還祇有十七歲咧。在這地下室已做有三年多的工了。

三個年頭的光陰。在少年人看起來。豈不是黃金一般麼。拏來完全消磨在這地下室以內。未免可惜吧。然而也不見得一手做皮鞋的工作技術。明明是在這地下室中學完成的。這光陰也似乎并未白費。不過少年人的熱烈心情。實在不是這小小的地下室所能關鎖得住。那臨街的兩扇小窗。

一閃。一閃的。放着光明。將外間的事物。映給他。看無異于。要誘惑他咧。

他一面每日每日的做着印板生活。以極小的人。處這極小的屋子。用極小的手。做那極小的工作。環顧他身旁的桌椅板凳。以及各種工具。無一不小小恍如在另一陽光稀小的世界之中。倒也小得甚有秩序。一面便分出一部份工餘的心神。睜開他那雙向來很難見着天日的小眼珠子。似有意又似無意的。不住的向臨街小牕以外偷看……可憐……這一隙微光。能夠充分使他。觀察到一切人類社會的全部嗎。能夠完全使他。看得見地底世界以外所夢想的大千世界嗎。

閱者要知道……照例。這地下室的牕戶。是建築在外間馬路旁邊水門汀道上的。人在牕內往外看。恰好將自己的眼光和外間行人的鞋跟足印。同安頓在一條水平線上。於是這阿發平日用心觀察外間人類社會的結果。

是僅僅看看許多行人大小長短不一的腳。以及男男女女花樣不同的鞋。兼之他牕外那條道路。爲遊戲場游人出入必經之地。來往的鞋跟足印。越發比旁處爲多。實看得他眼花撩亂。美不勝收。他便漸漸的由觀察而有研究了。

他暗暗想道……這許多的腳。不知是些什麼人的。怎麼如此游蕩。如此了無羈絆。能終日在外邊亂跑咧……唉……我也有一雙腳。爲什麼便應該終日蜷伏在這小室之中。絲毫不許亂動咧……於是。他因旁人自由的腳。而聯想到他自己不自由的腳。十分感受着不自由的痛苦……再一想……這些腳。不是常常出進那隔壁的遊戲場中嗎。他們天天去遊玩。還不得厭煩。我還是新年裏僅僅去過一次咧。腳呀。腳呀……他生在我腿上。就這樣的。不幸。我真正是有些無以對此腳了。偏偏還有那遊戲場中無情的

笙歌之聲。被一陣一陣的風從牕外吹了進來。清澈可聽。益發教人腳癢難熬。恨不得拔足飛去。然而這牢獄似的地下室。有工頭像牢頭。禁子一般看守着。有脚也走不掉。就是胡思亂想。魂靈兒早已飛上半天。這眼前的工作。卻仍須假裝鎮定。繼續的往前做。那一針一針的。蘇繚雖說全刺在一雙女鳥的漆皮上。看起來實與刺入心坎深處一樣。又有誰知道他的痛苦。安慰他的煩悶啊。

越是痛苦。越是煩悶。他越發喜歡往牕外偷看。似乎要尋找他所欲得的安慰。久而久之。什麼沒尋找着。却添了一種認識力。對於好幾位男女常常出進遊戲場的脚樣子。竟認識得非常清楚。其中有一雙女足。更使他屢見不厭。久見不忘。論理做皮匠的。對於脚樣子的審美觀念。當然甚是深切。這雙女足。不大不小。不肥不瘦。是甚爲適中。着一雙黑皮鞋。樣式也甚是合足。走

起來的姿勢尤其好看。他心中暗想，不是妙齡絕色女郎，絕不能有這雙美足。後來爲着急於要證實他的理想，竟有一次等那雙腳走過時，趕忙跑到廳前，抬頭向外一望，果然不出意料之外，祇可惜那美人兒走得太疾，僅看見半邊側影，然而伊的美貌，總可算是無疑的了。

從此他對於這雙美足，就并不以僅僅看見鞋跟腳印爲滿足，有幾次三番的瞞着衆人，很大胆又很小心的去偷看那美足的女郎，將好幾次的側面印象，拼合攏來，放在心坎中，溫存簡直美得不可比喻。好在那女郎天天喜歡逛遊戲場，他就每天都有機會看得見那雙足影，倒可以使他將萬念屏除，把旁的脚一齊擱起不看，只每天靜候這一雙特別的脚步來飽他眼福。看來，去看得多了，竟發生出一種說不出來的情感，非常常有得看不可。倘若有一天，那脚來得很遲，他就非常盼望，非常懸念，若是在思念中忽然

看見心中便一陣狂喜。臉渦上也登時露出笑容來。有時那腳從遊戲場出來走了回去。他又滿充着戀戀不捨的心情。恨不得與那腳道聲晚安。并約期明天再見。有時那腳或是整日的不來。他就大失所望。并耽着重重心事。以爲那女郎敢莫是有甚不自在。總之每次見着。都有每次不同的愉快。每次見不着。也有每次不同的悲哀。這其中的况味。有時可謂極樂。也有時可謂極苦。在這苦樂夾雜的感想中。究使他作何打算。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當初是愛上那雙腳。然後才愛及那腳上全部的人。然而每天的機會。甚不均勻。總是看見腳的時候。多看見全部的人的時候。少看見腳的機會。易看見全部的人的機會。難在抽象上看來。他固然是對於這雙腳發生了愛情。在感想上說。他又何嘗不將這腳之愛情。引申到腳上的人兒身上。

他經過長時期的攷慮和思索。覺得他對於這美足女郎。實在是愛戀得很。

若能和伊通上名姓，陪着伊去逛遊戲場，豈不甚好？再進一層說，竟和伊結成小夫妻，一生一世守着伊的腳跟，豈不更妙……想到這……他臉上忽又覺得有些熱，一個人羞答答地，自己責備自己道：你忒過分了罷！伊席豐履厚，是何等有錢人家的女兒，你衣衫襤褸，不過是一個乞丐式的小皮匠，你能和伊攀親嗎……唉……我爲什麼生出來，就是窮孩子咧！（只此一念，堅忍者于以成功，剽悍者流爲盜賊，懦怯者因之自殺）……再一想……不對……我和伊做的是一樣的人，年紀也十分相仿，爲什麼結不得婚姻？我眼前雖比較的窮些，將來又焉知道不會富起來？世界上由窮孩子出身一變而爲富豪的，也多得很呢！萬事只在人爲，我將來要做富人也似乎并不見得很難……罷……我從此要立志做一個勤儉少年，增高我未來的地位，以便與這美足女郎結婚，成一份很美滿的家室，像這樣天天瞎想是

沒有用的。

他心志既已決定，果然從此就異常發奮，什麼事都搶着學，爭着做，學成的技術是非常完美。工餘之暇，又常到補習學校裏去，研究學問。好在那臆外，美足仍是每天常得看見，每次見着的時候，總得自己勉勵自己。一回好像這腳能鼓勵他的勇氣一樣，總算他爲腳努力，用心甚苦。後來竟居然達到他成功的目的。

事業家的光陰並非等閒過去。做小說的筆下一揮，却很容易的便是十年。到此時那阿發也非從前阿發，由小學徒小皮匠一變而爲實業界中的成功人了。起初是店中經理人見他技藝甚好，派他到外埠一家分店裏做工。頭接連竟因外埠經理缺人，又將他補了外埠經理的位置。幹了好幾年生意，非常發達。手邊也積儲了一些錢，又一變而爲店中的股東。及到十年將

周本店擬大加擴充。并改組爲股份有限公司。他就又成了公司中的重要發起人。在公司成立選舉職員的時節。他又被衆股東選舉爲公司協理。並兼本店經理之職。於是他就依然回到本店所在的地方來了。

這其中有必須交代的。就是他少年時節。腳上的情人。究竟他忘懷了沒有。在他從前離開本店之時。心裏何嘗不對於那雙腳戀戀不捨。但幹事業要緊。（此六字爲幹大事業之要素）也就不能老在這地下室中。死守着那聽外之腳。況且出去幹正經事。明明是一個可以得着那雙腳的絕好機會。所以他就毅然上道。不敢流連。及至事情一天比一天幹得多。年紀一年比一年長得大。對於童年時代片面思想的那種癡念頭。自然也就逐漸減退。但有時靜悄悄地想起來。總還有好幾分不能忘情。無可奈何。也祇好自己笑着自己。像這樣特殊的愛戀。單愛到一雙腳上。未免太滑稽了。罷如今功

成回來。陪着幾位股東。同住在一所大旅館裏。白天有事出去。看着街上許多女人。足印心裏兀自一動。晚間睡不成眠。撫心自思。從前那雙腳影深深印在腦子裏的。一旦竟和電影片裝放在放光機上。一般明明白白的映在眼前。只要一閉眼。就看得見。可知人生少年時代中一段初戀的情史。是畢世都忘記不了的啊。

他尋思往事。也嘗獨自想道。這一雙腳。怎麼我如今還得想他。還得愛他。難道我還像少年時代那一樣的癡愚嗎。既然仍是癡。想着不能自己。便又應該踏破鐵鞋。去到那萬千人海中。重找尋這雙腳。然而事實上又不能可憐。當初年幼。無知一味痴呆。并不曾打聽清楚。那雙腳屬於誰家女郎。更不知伊的住處。是在那裏。今日即使要尋。還無處尋咧。

有一天晚上。他把正經事忙妥。一個人在旅館房間內休息。便舒舒服服地

躺在一張梭發上。仍是思念那湧上心來的脚。恰巧將房門忘記關閉。梭發又正朝着那房門。兩道視線。便也無意的看到房門外邊。雖說另有一扇活動門。欄腰閉在那裏。然而門下頭空空洞洞的。却看得見門外邊甬道上許多來往客人的足影。也彷彿像當年從地下室牆邊看人足影一樣。誰知事有湊巧。忽然在一瞥間。竟又看見從前那雙脚了。

這雙脚。他見得多了。幾何寬多少。長前尖是怎樣。後跟是那般。快走是什麼姿勢。慢行是什麼步法。他心中。是早已有數目的。要他詳細的說。固然說不出來。一旦重行看見。便同溫舊書一般。提起頭。便源源本本。斷定得絲毫不錯。況且還有一樁未曾改變的。就是那雙脚。至今還穿的是漆皮鞋。皮匠出身的人。拏眼光來看皮鞋。尺寸和樣式。當然是不會錯的。此外另有一種特別記號。是大足指旁。邊那方棱骨。特別凸出來。很尖也足。使他易於辨識。像

這樣尋都無尋處的奇事。一旦遇看他那裏肯放鬆便急忙追出來看還好……走不多遠咧。在那甬道轉灣的桌子旁邊而且還停住了。有一個茶房站在那裏。伊便回過頭來問那茶房道。一百零七號在那裏。茶房答道。在西面樓上。伊點了點頭便把伊的面部從遠遠地看了一個清楚。這不明是當年的伊嗎。看伊的打扮比從前更華麗了。但一別十年伊也是二十五六歲的人了。難道還沒嫁人爲什麼裙子也不穿一條。竟和當年做女孩子時一樣裝束。再一看伊身旁還有一個女郎比伊年紀小得多。打扮得花團錦簇像一個妓女模樣。伊與這個女郎同伴跑到旅館來看什麼人咧。他心中一陣狐疑便趁着伊走過去之後將茶房叫來問道。剛纔那兩個女子是什麼人。那茶房笑道。這是堂子裏先生那小的名叫花蓉。那大的名叫老五。雖說是大姐却是此地有名的春蓉老五……他一想伊爲什麼竟到

了。這般田地倒很想切實問問。伊便回到房裏寫好一張局票竟命茶房去叫伊來。

不一會伊陪着花蓉來了。他請伊坐定便拱手說道。我們長遠不見了。伊端詳了一回想不起來只好含糊答應道。我們似乎在什麼地方看見過他。笑道。這是很久的事了。況且還是只有我認得你。并不見得你會認得我。至於我所以認得你的恐怕也只能認得你那雙脚。并不見得會認得你這人……伊聽着很怪奇便急急問道。怎樣你會認得我這雙脚。只怕是你說笑話罷……他道。一點兒不假。我說明白後你也就會明白了。

於是他就把從前那番情景一一講給伊聽。和講故事的一般。臨完嘆了一口氣道。不想我們今天在這裏相見。更不想你會流落到如此地步。談起來我心中實在感傷得很。（讀此數語爲之淚下）如今我話已言明。你能將

你的身世告訴給我聽嗎……這一番話把伊和花蓉都聽得楞了。伊芳心中尤其是大加感動。暗想世界上竟有這樣的癡人。從我的腳上關念起一直關念到我本人身上。如此看來他對於我總算十分有心。我的身世又何妨告訴他咧。

於是伊也就把伊十年來經過的歷史一一講個明白。原來伊自小喪父。跟着老母度日。十五六歲的時節也曾入過學校。只因生性好逛。遊戲場把學業荒廢。又被狡童誘惑。失了貞操。以致於將老母氣死。自己墮落到烟花隊裏。如今年華老大。便又改花爲葉。做了娼門中的助手。回想起來。這都是當年喜歡出入遊戲場。換得來的成績啊。（此一席話願近日好遊蕩之青年女子聽者）但是當年若不常常在遊戲場出進。却也不會將那雙足影深深印在他的腦筋上。這倒是一番因果一段因緣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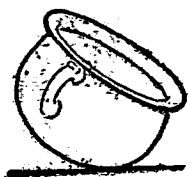
他聽明白後更增了無窮感嘆。就又很沉摯的對伊說道：「我們今天的相見是。完全。以。你的。那。雙。腳。爲。媒介。如今聽你所講你十年來的不幸都是被你那雙游蕩的腳所誤。然而我這一方面今日勉強能成些事業却完全出于你的腳之所賜。非你之腳焉有今日。論理我應該重重的謝你。這腳以報其十年來鼓勵我向上的一番盛意。但這腳不過是你身上肢體之一種。想不出什麼良好的謝禮。說是買幾雙好鞋子罷。未免太菲了。只好因脚而及人。一心來謝謝你了。你如今需要些什麼。請你快說。只要我辦得到。我總肯照辦的。」

那老五沉思了一會。便慨然答道：「想不到我雙腳長在我身上。不惟一些益處沒有。而且還游蕩出不好的下場來。如今我愧悔得了。不得難得遇着你。這樣有心人爲我。這雙腳竟肯如此努力。我除了傷感以外。那裏還能對你。」

擊出尋常對客人的手段來。向你有所需索。請你念着已往的脚上愛情。容我連脚帶人都靠着。你罷。想你既愛此脚。當不忍使其永遠飄流在外。百無歸束。你就收留了我罷。我是爲妾爲婢。都無不可的……（不是感恩語。是至情語）說罷。伊早已淚被於面。（安得不淚）只昂着頭待他的回答。他出乎意外的聽了這個要求。情不自禁。也就答應下來。并說道。我這幾年。忙事業。連妻室都還未曾娶。心中何嘗不希望有今日。這樣一天。你負此脚。脚不負我。我藉此脚成事業。你藉此脚才得嫁我。可見此脚到底還是有造於你。從今望你立定脚跟。與我廝守。我也好日日親近此脚。再努力再發奮。再光大我的事業。使你這脚從此踏入幸福之門。安樂之鄉。你大概可以不悲傷了罷。

在他和伊訂婚的時候。那花蓉姑娘甚是知趣。早已溜了回去。曠與一千姊

妹聽道。五阿姐要嫁人了。此人聽說就是中國皮質公司的趙協理。趙發咧。再過十幾年。又聽見人說。趙發已大發其財。和夫人商量好。將那座大遊戲場。收買了來。改作國貨公司。底下一層。就陳列着皮質公司的皮鞋。出品最奇怪的。趙總理的事務室。竟開在地下室裏。據他說是。不忘本（因不忘本。纔有今日。芸芸衆生。可以趙發爲法）



懼內的偵探家

魏福摩是在警察局裏任事的人。所以常常以中國偵探大家自命。據說也會辦過幾次竊盜案。捕獲得幾個鬼頭鬼腦的盜賊。雖沒曾結交上一個華生似的好弄筆墨的朋友。替他來撰著什麼偵探案。然而常常在妝台邊對

着夫人自己誇獎自己得了不得。他夫人王智英。嫁着這麼一個多才多藝。嶄新不凡的偵探家。也很能信任他丈夫所言不虛。是的确確真有些偵探本領。

有一天。這位偵探家簡單的家庭中。忽然新來了一位女客。是他夫人同學的表妹。既屬學友。又兼着是親戚。他夫人對於這位女客。自然是格外歡迎了。

魏福摩從警察局裏辦完公事。回到家來。見他夫人房裏坐着一位女客。年紀祇在十七八歲之間。容貌和裝束上。都非常美麗。不由怔了一怔。陡發動了一種愛美觀念。他夫人便忙着前來介紹說。這是我表妹廖婉珍。從前我們還在女子音樂學校裏同過學呢。……這是我們福摩。人人都稱他是中國偵探家。

廖婉珍聽說表姊夫是偵探家。不覺肅然起敬。并很注意在福摩身上打量一番。要看看偵探家與尋常人不同的地方。究竟是什麼所在。福摩藉此機會。樂得與婉珍親近。便與婉珍一搭一搭的攀談起來。從此福摩公餘回家。必得先找婉珍談話。又聽得夫人說。婉珍的鋼琴打得好。家裏現放着夫人常用的鋼琴一具。便時時央告婉珍奏一兩曲。每逢婉珍奏琴之時。他彎着腰替婉珍檢點琴台上邊的曲譜。遠遠望去。他二人的面龐。幾乎要湊在一處接吻了。一陣將琴奏完。他又忙着拍掌。并再三稱贊婉珍的鋼琴打的好。音節和手法。都在他夫人之上。有時他夫人說老在家裏處得很膩煩的。我們出去消遣消遣罷。他說。外邊那些公共遊戲場。人多品雜。那裏有什麼高尚的娛樂。兼之空氣太壞。又不合衛生。不如在家裏清清靜靜。談一會天。打一回琴。倒還享受些清福呢。他夫人討了這場無趣。漸漸就有些不願意了。

原來他夫人既嫁給一位偵探家做妻室。潛移默化。和平日濡染下來。自然也有些偵探本領。但是夫人們要做偵探。既不幫同丈夫在警察局裏辦案。便祇好在家裏防賊。不然就沒有使用偵探本領的機會了。不過說到在家防賊這句話。魏先生僅僅是一個警察局的科員。并非是什麼紐約城中倫敦市上的大富豪。不惟沒得什麼價值巨萬的珍珠鑽石。恐怕連一隻來路貨新奇堅固的保險櫃。都不見得會有。那些亞森羅蘋式赫赫有名的劇盜。又怎肯光顧前來。供他夫人偵探的試驗呢。至于那些鑽穴踰牆的小偷兒。又都已知道這是中國偵探家魏大人的住宅。更不敢輕易在太歲頭上動土。貓兒嘴裏偷食。于是這位居家戒嚴的偵探夫人。幾幾乎無賊可防了。但是夫人既學會了這套偵探本領。終不能埋沒不用。好在對外不足。對內有餘。又何妨防起家賊來。至于這家賊是那一個。便不得不委屈魏先生一下。

暫且做個嫌疑犯。本來世界上一般女子婦人。都有一種能偵探自己丈夫的天才。或是丈夫有了什麼外遇。或是丈夫把愛情移轉到旁人身上。都能很容易的從形色上言語上。一一偵探出來。絲毫不算是什麼怪事。

偏偏那位富有愛美觀念的魏福摩。和天真爛漫過于活潑的廖婉珍。兩個人又不知道什麼叫着避嫌疑。什麼叫着顧忌諱。把一切愛慕契合的情形。很忠實的獻呈給魏夫人看。這還要再從形迹上偵探嗎。祇須在心理上猜度一番。便能斷定魏福摩將對待夫人的愛情。快要移轉到廖婉珍身上去了。

這種重大的發見。很教魏夫人十分焦心。祇因廖婉珍究竟是他的親戚。不好當面怎樣道破。要是旁的人。怕不聲色俱厲的登時潑翻醋甕。然而那妒忌的烈焰。又在他心裏發炎。無論怎樣沈默不下去。祇好悄悄地將丈夫喚

到房中。很嚴重的申斥道。你這兩天對於表妹的情形。未免太無顧忌。毫不將我放在眼底了。老實給你說。他是我的親戚。又是我的同學朋友。他年紀輕。不懂事。我要從旁保護得他。不許你胡亂去誘惑。魏福摩聞言。好像聽了一聲霹靂春雷。嚇得連忙辯護。說他絲毫沒有旁的心思。不過在交誼上很殷勤。款待表妹罷了。爲何夫人恁地多疑。萬一被表妹和旁人聽了去。豈不是十分難爲情麼。他夫人又冷笑道。怕難爲情。就不該那樣要好得和蜜糖一樣。要粘牢在一塊。……咳。……你祇知道你會偵探人。就欺負我不會偵探你麼。

說來說去。說話的聲音漸漸高朗起來。魏福摩生怕傳揚出去。再三央告夫人。不要如此聲張。表妹就住在隔壁哩。夫人道。限你從今天起。不准與表妹單獨在一塊說話。更不許要求他打鋼琴。依了我萬事皆休。不然。我就大聲

疾呼。同你們鬧。我決不能讓你們舒舒服服的講戀愛……福摩此時但求夫人不替他鬧笑話。其餘訓條一一承認遵守。於是伏伏貼貼的簽定了這床下之盟。垂頭喪氣。仍回警察局去。夫人還臨別贈言道。認真多辦些公事。或好好偵探幾件盜案。不准老早就回家來。躲在屋子裏與表妹纏混……閱者諸君。天下竟有不願丈夫早回家來的夫人。這總算是例外的了。魏福摩做偵探。不怕盜賊。却甚是怕夫人。既被夫人偵探出他的祕密。三令五申。不准再與表妹講自由戀愛。和一切的交通。而且不許老早回家。與表妹見面。心中暗暗驚訝。他夫人偵探本領的高強。居然偵探着偵探家來了。兼之自己又是一個懼內的偵探家。夫人的訓諭。比警察長的命令。還厲害萬萬不敢抵抗。只好沒精打采。躲在警察局公事房裏。發了一天的悶氣。幾次三番想着那可愛的廖婉珍。歌是唱得怎樣好。打鋼琴的手。又長得怎樣

纖葱。琴聲又怎樣悠雅。言談又怎樣有趣。有意無意怎麼一笑。又笑得怎樣動人。渾身上下。又那一處不美麗。眼兒得平日耳鬢廝磨。漸漸都覺得有戀愛的朕逃了。如今硬被夫人從中作梗。不准我們行使這種男女交際。還說我要誘惑人。其實我很能自己答復自己。這是一種很純潔很高尚的戀愛。爲什麼夫人這樣大驚小怪。居然要妒嫉起來。冤枉我不打緊。冤枉那安琪兒一般的廖婉珍。怎麼對得起人……唉。真是罪過。真是冤孽。然而除了服從以外。又無其他對待方法。

這樣悶了一天。好不容易天已黑了。心裏雖很想早些回去。然念在第一天風頭上。夫人命令恍惚耳邊還聽見聲音。怎敢當天就違背不遵。找些閒氣來淘。如此欲前又却。猶豫了許久。還是服從閨訓要緊。一時忍不住寂寞煩悶。索性跑到戲館裏。獨自聽了一夜的戲。及至戲闌人散。已是一點半鐘了。這

才快悵歸去。

剛一走進術堂。繞到自己住宅的後門。想敲門進去。忽然抬頭一看。後樓亭子間。牕戶旁。吊着一根軟梯。係用兩根繩子。從頭到尾。綁上幾支鐵條。取來拋在牕沿上。便可以掛住吊下來作梯子用。這明明是竊賊用的一種工具。再一想。這亭子間就是表妹的臥室。被賊驚嚇了他。那還了得。一時奮勇當先。使盡平生拏賊的本領。從軟梯上跟蹤上去。跳進窗戶。碰得牕子非常響亮。與那賊輕輕悄悄的不同。這一來。不但把那賊嚇了一跳。連表妹也在床上驚醒了。

廖婉珍睡眠矇矓。從床上驚起。見牕門已打開了。牕外一隙微光。照進來。映着有兩個人影。在那裏爭鬥。嚇得魄不附體。大聲呼着有賊……便想摸到牆壁上去開電紐。怎奈渾身戰抖。一個不小心。黑暗中。被椅子絆倒。就跌倒

在樓板上如昏暈了一般。再也扒不起來。

魏福摩沒提防着今晚要在家裏捉賊。絲毫沒有準備。第一沒帶手槍。第二又沒帶手鏡。黑暗中與賊廝打。全仗着力氣。福摩不是拳術家。被那賊一拳打倒。等到再扒起來看時。那賊早已從牕邊牽着軟梯一躍而下。連那件軟梯也帶了走了。

這才由福摩將電燈開開。又從樓板上將表妹扶起。廖婉珍驚魂甫定。站立不穩。如臨風楊柳一般。簡直就倒在福摩懷裏。福摩竭誠撫慰。用手拍拍婉珍的酥肩。連稱賊已走了。表妹不用怕了。……不想他夫人此時也聽着後樓很不安靜的聲息。披着衣跑來看。恰巧那門又未曾加鍵。一頭闖進來。那裏看見有什麼賊。祇見福摩與婉珍二人摟抱在一處。

這種景象。益發教魏夫人十分懷疑。以爲是福摩有意闖入他表妹室中。施

行調戲手段。他表妹起初不知是福摩。故亟大呼有賊。及已認明。便也毫無抵拒。千肯萬肯。倒在福摩懷中了。……想到這裏。不由異常着惱。圓睜着杏眼。發出一種苦笑的聲音。

福摩見夫人到來。陡然覺得要避嫌疑。便將婉珍扶在椅子上坐下。婉珍此時清醒過來。也覺得適才倒在姊丈懷中。有些羞愧。福摩便急忙將適才經過的情形。對他夫人報告一番。說怎麼看戲回來看見。窗下掛着軟梯。怎麼上來與那賊爭鬥。被他從黑暗中偷跑。怎麼又從樓板上扶起。表妹他已昏暈得不省人事。……他夫人聽了聽。却不以這種解釋爲可信。反而譏誚着道。半夜三更大驚小怪的。以爲真個有賊。那知道是你一人躲在表妹房裏。並沒有什麼賊。可以被我看見。只聽着你們說一番夢話罷了。說完。拔足就走。自去睡覺去了。福摩趕快追去。房門却已關上。

這時候廖婉珍也明白他表姊說話的意思。這簡直誣蔑他與姊夫有什麼幽期密約似的。想不到出來作客。在半夜裏受了非常的驚恐不算。還得着意外的冤屬。於是他也關起門哭起來了。祇有魏福摩一人。走頭無路。匍在樓下客廳裏。悶坐在一張靠椅上。不斷的自言自語道。這是那裏說起。

第二天清早。各人都已起來。廖婉珍與他表姊辯理。說他損害一個閨女的名譽。魏夫人與福摩搗麻煩。說你既是捉賊。爲什麼將賊放走。只顧去抱表妹。況且也沒有第三個人可以出來作證。證明昨天晚上確有賊來過。好在你是個偵探家。就限令你從此替我們出去捉賊。幾時將賊捉住。你就幾時回來。將這番疑案交代個水落石出。不然。你就在外邊多偵探幾天。不許你再回家來這樣大驚小怪驚嚇我們……婉珍道。好好……不如此不足以表明姊夫和我的心跡。就請你快去捉賊罷。我也還在這裏等候三天。想

必你未見得就這樣。肯忍心糟塌我的名譽。

魏福摩此時接着夫人第二道訓令。也覺得非此不足以解釋誤會。自己遭申斥不打緊。還誣賴着一個如花似玉的好人咧。况且偵探家裏被竊盜光顧過。不將此賊拏住。也未免丢了偵探家的面子。便一口應允下來。

那知出來一連訪了兩天。竟偵探不出半絲綫索。看看第三天限期快滿。不惟不能交夫人的差。而且很辜負了表妹的盼望。一個人焦躁異常。將手底下一般小偵探叫進來。很嚴厲的申斥幾句。囑付他們加緊躡捕。便悶悶不樂。獨坐在公事房裏。唉聲嘆氣。把那賊恨得牙癢癢地。爲何東不偷。西不偷。單單偷他表妹屋子裏的東西。害得他這般好苦。

他有一位同事朋友叫劉君實。也是警察局長之一。見他一天不回家去。祇躲在局裏發悶氣。或是在外邊亂跑一陣。弄得滿頭是汗。便向前問個明白。

他也就一二把自己的難處和限期說個清楚。那朋友笑道：這又何難。我們中國偵探向來是會冤枉良民做賊的。隨便拏一個人硬栽些贓。就可以扳他做賊。拏去銷差。如今你應付太太們的公事。婦人女子。尤其易于軟騙。你胡亂拏一個人去。送給他們看。說這就是那天晚上扒牆的賊。回頭再把那人放掉。既可以銷差。又沒曾害人。這是何等不妙。

福摩一聽。如夢初覺。忙着就想去尋一個假賊。那朋友又道：不用尋了。我就裝一回假賊。賠你頑。一回把戲罷。我向來是很歡喜開頑笑的。于是兩人商議定妥。拏一副手鐐。將劉君實胡鏗着。由福摩押回家來。

一走進門。福摩就高聲嚷道：賊捉到了。你們快來看呀……一時驚動他夫入和表妹以及一切僕役人等。都跑下樓來張望。他夫入有些畏懼。倒沒什麼說得。偏偏他表妹天真爛漫。將那賊上上下下打量一番。覺得這人衣履整

齊。相貌也不十分俗。有些不像賊。便上前問道。賊賊咧……

這一問。把福摩和那假賊都問楞了。福摩暗叫一聲荒唐。怎麼前天不問他。失掉什麼東西沒有……忽然外面又有幾個人推門進來。福摩一看。却是他部下的小偵探。還銬住一個衣衫襤褸。面目凶惡的真賊呢。他部下道。這廝在押當店裏。當一珠花。被我們一陣盤問。他承認是在魏公館偷的。故而將他捉來……婉珍一手將珠花接過。嚷道。這就是我失掉的東西。因為表姊疑心我。我一時生氣。懶去對他說。如今賊證俱在。這一定是真賊。那先前被表姊夫捉來的。恐怕有些冤枉。快快將他放了罷。怪可憐的……小偵探認得劉君實。也搶上前說道。劉先生。你怎麼也在這裏。劉君實見被人認出。連忙將那未鎖的手鐐除了下來。擊在手裏。頑有些不好意思。便溜了開去。福摩紅着臉。將小偵探吩咐幾句。他們也就把賊帶走了。他夫人不明白這

是怎麼一回事。又來盤問他。他不敢隱瞞。祇好說明就裏。他夫人笑道。這一來拆穿你們做大偵探家的西洋鏡了。原來你們的偵探案。都是串通着朋友。編成假的。來欺騙人的。幸而總算捉住一個真賊。將夫人疑團打破。表妹和夫妻之間。都一齊言歸于好。那個做假賊的劉君實。念着婉珍美貌。也從此涎着臉前來走動。大家見了他。都取笑他是個賊。婉珍別有見解。說劉君實排難解紛。爲着朋友的事。不惜自認做賊。雖說是一場滑稽喜劇。然而這個人總算有俠氣的了。再經過幾次談論。知道他年輕尙未娶親。便自由嫁給他了。這也算是一種犧牲的勝利和酬報。



一個鎗斃的人

一條寬廣的馬路。被紅日閃耀着。誰說不是一條光明大道。

遠遠地一隊人馬。逼近着走來。起初望着似一隊螞蟻。蠕蠕的向前展動。愈來愈近。過路的人全都可以看明白了。

槍斃人……槍斃人……被兩個粗心大胆的少年發見了。嚷着跑去告訴人。又有幾個好事的人。證實了這個消息也附和着嚷……槍斃人……槍斃人……快來看呀。

這個奇異的聲浪傳開去。登時鬨動了馬路兩旁的店戶人家。全搶着出來看熱鬧。連巷子裏面的人。也都擠到馬路上來看。老年的伯伯叔叔發動了一種世道人心的感慨。搖搖頭說。少管閒事。罷槍斃人。有什麼好看。況且不過是道經此地不見的。就在這裏槍斃合着古來「殺人於市」的老話。然而他儘管說沒甚希奇。並不會禁遏住許多人好奇的觀念。而且自己也還

逗留。在。屋。簷。底。下。仍。是。想。看。個。明。白。

慈祥的婦女們。口口聲聲唸着阿彌陀佛。被那很小的胆拘束着。却真的不敢出來。祇躲在屋子裏向牕縫中偷覷。

小小的孩童。深藏在娘懷裏。聽見一片喧嚷。嚇得哭了。大一點頑皮的小信。卻又和成年的人一樣。要端一個凳子立上去高高的看。心裏雖有些害怕。也顧不得許多了。

不一會。那隊人馬慢慢的走過來。於是大家很肅靜的看。

只見有八個騎馬的兵。在前開道。接連又有一小排步兵。夾在中間。步法很整齊的在那裏走。步兵操典上的慢步。騎兵的短槍。套在背上。步兵的步槍。托在肩上。槍口上的刺刀。映着日光。一閃一閃的。又紅又亮。耀人眼目。這才有八個擎手槍的弁目。簇擁着一輛板車。車輪子緩緩展動。向前行來。看

熱鬧的不約而同。都十分注意看那板車上的漢子。

那漢子用五花大綁綁着。端坐在板車之上。顛巍巍如一尊神像一般。兩隻有神威的眼光。時時往左右兩旁射來。凡是被他眼光射着的人。都覺得有很不安甯的震恐。再也不敢多望他一眼。那立在人叢後面沒擠上前。看不清楚的人。不知道那漢子眼神的厲害。只顧一味瞎嚷。這就是槍斃的人。板車輪子展動看過去了。車輪多轉一遭。那漢子的生命便漸漸短促下去。一直任這轉輪將那漢子轉到死鄉裏去。好比白日下的地球慢慢轉到黑暗寂滅的睡鄉中去一般。

板車以後。又有四匹馬。全坐着騎兵。還有一位軍官也騎着馬夾在騎兵當中。戎裝佩劍好不威武。這一行人除了那應該槍斃的漢子以外。這軍官也。算是主要人物中的第二位了。然而看熱鬧的人並不覺得他有什麼好看。

這一行人剛剛走過。旁觀者的討論開始了。

一個很像新聞記者的人向身旁一個人問道：「朋友……這漢子犯了什麼罪。要綁去槍斃。可惜。法標上寫的一行罪狀。我未曾看清楚。」

那一個人答非所問。隨口應道：「怎麼如今的刑法。把殺頭改成槍斃了。」又有一個哲學家似的。忽地攙上來講話：「管他什麼罪狀。咧。依我看來。肯去死的人都是好人。人死了就沒有罪了。」

旁邊有個法律家不服。吆喝着道：「他明明是犯了法。才按着法律條文。將他槍斃的。這犯法的人那裏會是好。」

哲學家又辯論道：「就算他犯了法。也多虧他肯去犯。若是沒有他去犯。法律就顯不出威權和能力來。他殉法律而死。法律因他而存。他豈不是法律的功臣嗎？」

又有一個很激烈的社會學者聽明這徧哲理。又引申着道。「天地間功罪是很難分的。有罪卽功。無功卽罪。同是一樣糊塗的人。誰能十二分正確的辨。識。誰。或。功。或。罪。出。來。爲。什。麼。就。胡。亂。牽。附。着。法。律。以。人。殺。人。呢。……殘忍。……罪惡。」一邊說一邊頓足。

忽然前面發動一陣劇大的喧嘩。大概又出了什麼奇異的事了。馬路兩旁的人登時如狂蜂一般。又飛也去看熱鬧。於是這場哲學和法理的辯論宣告終結。

原來如此……這不是十字路口嗎。槍斃人是不揀選什麼黃道吉日的。偏今天的黃道吉日要迎合前來十字路口左翼方面來了一起大出喪。社會上有錢有勢的人。避免不了一個死字。等着死神到來。祇好伏伏貼貼安眠在一具棺材裏。由那些孝子賢孫辦一套很豐盛的出喪儀仗。送他到

山。上。去。那。儀。仗。隊。的。前。鋒。剛。從。十。字。路。口。的。左。翼。轉。到。大。道。上。去。幾。支。白。旂。被。風。吹。得。招。展。飛。舞。更。也。有。一。隊。步。兵。騎。兵。受。了。金。錢。的。支。配。各。人。手。臂。上。挽。着。黑。紗。夾。在。儀。仗。隊。裏。送。死。

這一來。大出喪送死的軍隊。和押解犯人綁赴刑場槍斃的軍隊。湊合在一處了。囚車還沒搶上前去。闖人的棺材卻已抬到路口。押犯人的兵吆喝着道：『等一等。讓我們先過去。』那大出喪的兵卻笑嘻嘻地回答道：『我們幹的也是公事咧。』

在這個讓誰先走的問題未曾解決以前。兩邊的儀仗。全夾雜在一處了。軍人一個個在那裏發喊。軍馬一匹匹在那裏狂嘶。伴靈的和尙們。道士們。笙。簫。鼓。樂。一。迭。迭。照。舊。吹。打。着。熱。鬧。的。人。也。越。發。高。興。了。

那綁在囚車上快要槍斃的人。此時趁着這個機會。忽然拉拉雜雜的演說

起來。

「朋友們呀……那一邊是一個已死的人睡在棺材裏這一邊是一個將死的人坐在囚車上我們所同的是一個很平等的死」

「那已死的朋友有這許多儀仗隊送他的死可惜他藏在棺材深處看不見他死後的光榮了……我這將死而未死的人也有這一羣人來送我去死這可算得是我的大出喪然而我却能親眼看見這場熱鬧我比他還滿足呢。」

「況且我這場光榮這場熱鬧這場大出喪自有這許多不相識的孝子賢孫來辦差破費不了我親生骨肉半文錢我比較着他還得着大大便宜咧。」

「諸君睜開眼來瞧……那廂許多輓聯奠幛寫的是死者虛偽的形狀在

下。不。才。却。有。一。張。真。實。的。罪。狀。在。此。這。價。值。還。比。他。重。大。咧。」

「那棺材後面假裝着啼哭的不是他的孝子嗎。那個縮頭縮腦的樣兒太寒酸了你們看我囚車後面騎着馬的監刑官何等氣概那才是我的好孝子咧。」

「咳……他們的儀仗沒有半點鄭重的樣子真太像兒戲了送我的出喪大隊却森嚴得很咧。」

那漢子一面說聽的人圍着水洩不通拍掌的拍掌喝采的喝采。

老年的人說「這個事稀奇得緊我活了這麼多年只看見過醉醺醺的殺頭犯人在囚車上唱斬單雄信却沒有聽見犯人在露天公開演講。」

哲學家點頭贊嘆社會學家幫助發喊新聞記者用速記法把演講詞抄在日記本上並同聲的推許道「至理名言。」

法律家嘆口氣道：「法律到此快不成問題了。」

小孩子不懂事。搶到監刑官馬前。呼他做孝子。監刑官惱了。惡很很看了犯人一眼。然而人死以外。無大罪。一時竟奈何他不得。只好揮起馬鞭子來。驅逐閒人。因為他們不肯死。就應該受欺負。

忽然又發一陣喊。十字路口右翼地方。又來到了一羣人。却是舊式婚禮上送親的。前頭有兩柄紅傘。中間幾個奏樂的人。穿着紅衣。後面一乘紅花轎。把一個新嫁娘緊緊鎖在裏面。一時也夾在十字大道路中。通不過這條路。於是馬路上的熱鬧。又加上了一倍。

那快要槍斃的漢子。左顧右盼。又有得說的了。於是那場露天公共講演。又繼續起來。

「呸……那廂不是新嫁娘出閣嗎。他不是快要槍斃的死囚。爲何把他深

鎖在不通空氣的花轎內。難道怕他脫逃了麼？」

「他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送給一個陌生不相識的人。供人家的蹂躪。他的自由何在。在不自由。毋甯死。這不是明明送他去死嗎。他們這夥軍人送我去死。卻還容我在青天白日之下。有言論的自由。可憐他是一個弱女子。只知道躲在花轎裏。嚶嚶啜泣。靜候着往死路上去。不敢發出半點人類求救的呼聲。他所受的殘忍和損害。豈不比我還較為嚴酷嗎？」

「可憐的女子……我是視死如歸。你還求生不得咧。」

「紅……紅……紅……那花轎上紅的色采。不就是人類中女子們被舊式專制婚姻制度所割割出來的鮮血嗎？」

完了……這第二次的演講又終結了。新聞記者日記本上又添了不少的材料。哲學家 and 社會學家越發動了感嘆的同情心。躲在一旁嘆氣。祇有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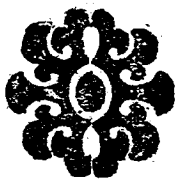
年人不贊成。說這殺頭的胚。太胡說了。法律家也在一旁恨秩序太亂。遠遠地立着兩個女子。聽清了一半句。似乎有些明白。却不敢當衆討論。小孩子不喜歡聽這個。仍舊去調侃那做孝子的監刑官。

監刑官看鬧得太不成樣子了。吩咐八個馬弁。好好看守着犯人。自己一馬上前。禁止住左翼送殯右翼送嫁的兩羣人。都不許走動。讓他們槍斃犯人的囚車先上前去。好容易布置舒齊。早已忙得渾身是汗。

於是人馬漸漸的又移動了。槍斃犯人的囚車。在前面走。送殯出喪的。降作了第二隊。送親出嫁。委屈着殿了後了。於是一個將死的人。一個已死的人。一個半死半活的人。都被各人的孝子賢孫親族朋友儀仗隊伍。強行簇擁了去。誰也沒有抗拒的法子。

白茫茫的大道。黑漆漆的前途。這幾羣人。走得慢慢地。連影踪都不見了。世

間很平等的事。依然還是寂滅人心中的笑緒。悲端原也糅雜在一起。什麼叫做熱鬧。左不過大家胡亂擺佈罷了。熱鬧過去。剩下許多新聞記者。社會學家。哲學家。法律家。老年人。小孩子。婦女們。好事的人。種種色色。一窩蜂似的紛紛散了開去。各忙各的名利功罪。又何嘗有什麼了不得的生氣咧。



小說家之妻

在一所小說家常常聚會的俱樂部裏。每天黃昏薄暮的時候。便有許多小說家和放了學的學童。一般從各個人的家庭裏歇了工作。跑到這裏來找幾位同道中人。大家胡亂談一會。這談話的範圍。左不過是最近小說界的零星消息罷了。劈頭的寒暄話。雖也和平常人一樣。先彼此互相的問問好。

然後三句不離本行總就談到小說上來。

「呾……這幾天你做了些什麼是創作還是譯著咧……那部長篇快完成了罷……聽說他又有好出品了……」這一類夾七雜八的問答是關於出品的消息。鬍鬚商場中人打聽有什麼新貨色一般接着那一壁廂又換了一套問答話聲。『你昨天賣的一篇稿子是幾塊錢一千字……是三塊還是兩塊……聽說那一家書局不是價錢出得高嗎……』這又好像談的行市此外也還有對於作品下批評的。『這篇好……那一篇却差得多了……誰說……不見得罷』于是又漸漸從批評上發生爭論起來。每每還鬧到不歡而散但是各人這種很隨便的談話都帶着很好的興味。那怕天天拾積仍是天天飛口沫飛得不厭倦可見這幾位小說家除了這個地方以外是再沒有旁的所在能夠容他們痛痛快快的自由談話的了。

以他們對於這個又狹小又簡陋唯一無二的俱樂部都非常愛戀每天誰也肯按着準時候來而且一來都談得很起勁

有一天晚上俱樂部一隻平淡無奇老誠樸實的鐘七點鐘已經敲過照例這些小說家應該紛紛作鳥獸散各人回各人的家了怎奈天不作美忽然下着傾盆大雨馬路上平地水深三尺步行回去是萬萬不能的了待要雇乘黃包車罷車夫敲竹槓起碼非一塊錢不拉許多小說家不肯花這冤錢便只好仍然守在俱樂部裏等雨住了再行不過各人都望着各人的家和那些待續的稿子便覺得坐立不安誰也沒有適才高談闊論的興致了

此時有一位少年小說家坐在臨街的牕戶旁邊時而引首望天現出很焦煩的神色時而低頭蹙額微微的嘆一口氣不料這種情形被旁邊一位朋

友一一看在眼裏，便在這雨聲如沸，四壁陰沈的當中，有意談諧一回，藉着取笑那位少年博取大家的歡樂。只見他忽地向衆人宣布道：『你們大家快來看這位青年小說家——慘綠先生——他新婚未久，家裏現放着一位西洋安琪兒似的夫人，在那裏等候着他早些回去，一同吃晚餐。』若不是爲雨所阻，他此時早已回到家中，投入夫人的懷裏，親那小別重逢的熱吻了。如今兩地相思，欲歸不得，可憐他在此焦煩得像熱鍋上螞蟻似的，你們還不快來安慰安慰他嗎？』

說罷一陣哈哈大笑，引得旁人都圍攏了來，共同放出許多笑謔的聲浪。把那位慘綠先生弄急了，便極力辯白道：『我若是真個這樣的想念夫人，我不會就破費一塊錢坐黃包車急急的跑回去嗎？下雨的天悶坐在這裏，誰也心焦得很爲什麼單派我是想夫人，難道你們諸位家裏就沒有妻嗎？』

這個「妻」的問題。剛剛道出，便重新勾起這一屋子小說家滔滔不絕的談鋒。鬚鬚抬着一個很好的小說題目似的，誰都要發揮幾句。就有一位和慘綠先生十分契合的時新館主搶上前來，替慘綠報復，將適才取笑慘綠的人也取笑一下道：「談起一塊錢坐黃包車的事來，我却有些替駢六先生難受。諸位誰不知道駢六是詞章家而兼小說家，咧他的作品又典麗又香豔，書局子裏誰都肯出重價收買他的稿子。他每年的進賬也就很可觀了。只是他家裏的夫人厲害得緊，常常說要筆頭的男子們是不會理家理財的。他雖是個女子，却是個女經濟家，很會支配錢財，量家用就向駢六先生提出一項要求，將一年三百六十日賣稿子的錢完全由他派人拏圖章挨家去收收了來。又自然是歸他保管，不想他還是一位女交際家，除了在家裏支出一筆衣食住經常費用，好教駢六先生舒舒服服在家吃飽。

了寫寫完了。睏以外其餘的錢都由他。一大把一大把拏出買華麗妝飾品。打扮成闊太太模樣。成天成夜在外面穿門走戶看戲抹牌交際。個不亦樂乎。還說是體貼丈夫。怕在家攪亂他的文思。所以才讓他一個人在家清清靜靜。關起門做稿子。有時交際費告了缺乏。便又常常在家逼着駢六先生。恹些加工趕製。好急急拏去變錢。以爲是會者不難。難者不做。既然隨便拏筆一揮。畫上許多蚯蚓。都可以論千的數字。整塊的拏錢。又何妨。多畫上幾千萬條蚯蚓。多變些錢來孝敬。紅中白板菜飯公司。祇是駢六先生有時懶得動筆。要說什麼惜墨如金有所爲。而後作教夫人權利上受了損失。便登時會觸動閻威耳提面命。逼他立刻着筆。限時交卷。真好像工場中監工的一般。定下二十四小時的勞動。制還嫌工時太少。出品不多呢。但是談到勞動報酬。上却輕易不肯給一塊錢。與駢六先生恐怕他今天就想花一塊錢。

坐車回去。上工荷包裏也不見得有咧。」

談到這把個駢六先生說得差的抬不起頭來。似乎還另外有一種接觸所以連分辯也顧不得了。旁邊有位叫淚公的多愁善感。忽然嘸嘆起來道：「這位夫人把小說家三個字看錯了。天地間只有什麼政治家軍事家慈善家能夠白手起家發財致富供太太和姨太太們的揮霍可憐的小說家賣腦筋賣心血那怕就死命做成堆滿了一屋子的小說稿子真成了一個小說的家了。到底也賣不出多少錢。不過苦了駢六先生一個人罷了。」

然而另外也還有一個與駢六要好的筆俠先生在旁甚不服氣。却又有數駁時時新館主道：「得啦……家家有本難唸的經。你怎麼只會張着嘴說人。像你那個新派的家庭。現放着一位讀書識字女學生式的夫人。你未見得有好日子過。你不是喜歡做言情短篇嗎。你夫人認得字在那稿子未

曾送出去。以先必得先經他過。一回。目和內地督軍署。先夜派員到報館裏。檢查上版的新聞底稿。一般看見你描寫一種男女戀愛。每每起下疑心。吃下無名醋。總猜疑那小說中的男子。就是你那女子。却是你另外的情人。一陣不願意。就拏起幾頁稿子。一把撕成粉碎。還得逼着你從實招什麼。供好容易解釋清楚。供可以不招了。那小說却萬免不了。要把筆重新改造。所以有許多朋友。深知道你家庭中有這番苦處的。都笑你家內現頒布了一種妝台出版法。咧。可憐你自己的言論。都不能自由。還道人家的短長。做甚。這妝台出版法。五字在邏緝上新穎得很。一時聽衆又都鬨堂大笑。有一位兼做報館通信員的大筆生說。『這個法子。若是被摧殘輿論的政府中人聽了。去花一筆重價。將一千新聞家著作家的夫人。通通收買了。每人發一本出版法。教他們暗中監督干涉丈夫的言論。那才是新聞界著作界上的』

一種大危險咧！

大筆生又接着嘲笑那筆俠先生道：「先生……你家裏雖幸而沒有識得字的夫人，但是越不識字的女子是越愛多疑，越會嫉妬的，你多情任俠，自命不凡，有一次社會上有一個被人遺棄的婦人找到你家門上來求你，出見你讓他到樓下廂房裏坐，問他的來意如何，他一把鼻涕一把眼淚說怎麼受了。一個薄倖男子的騙，如今被人遺棄了，仰慕你小說做得好，特把這段慘史詳細告訴你，求你替他做一篇小說發洩發洩心中的悲苦，并教世界上一般可憐的女子們知道在情場中有所戒懼，誰說他這種請求不正當咧？你又是個任俠的人，自然就滿口應允下來，不料你夫人躲在外邊，聽戶縫裏偷聽了一個清楚，又見你與一個不相識的婦人恁地談得這般親熱，便不由從心坎裏酸溜溜的老大不願意，等到那婦人再三向你道：

謝告別你送他出門以後你夫人便與你尋起相罵來說你吊那婦人的膀子隨便怎樣那篇小說是絕對不許你下筆的了可笑你失信與那婦人砸了俠客的招牌不算還惹了三天三夜的閒氣勸你往後還是留着嘴說目已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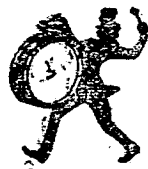
筆俠不服也反譏那大筆生道「你好……你仗着兼做新聞通信常常與政界中人聯絡你夫人一心盼望你做官就反對你再做小說賣聽說你每要動筆做小說的時候你夫人總在一旁嘖哩咕嚕罵你不長進這是那一門的小說家左不過像茶館裏瞎造謠言說平話的先生罷了恭喜恭喜你有了這位見高識廣的夫人決不與我們賣小說的爲伍了」

這兩句話說重了點他兩位幾乎要紅起臉來了淚公先生上來解勸道「算了……你們不要爭論了世界上的男子們一個人吃得多少穿得多少

不拘那一行辛辛苦苦去弄錢。越多越好。無非是爲着家裏有妻子。小說家也是一樣尋常的人。自然也就免不了。這妻室之累了。那些不懂事的婦人。不知道做小說混飯的艱難。胡亂來吵擾自己男人做小說的頭腦。或是把這種頭腦當造錢機器。一天盡逼迫督促着想多擠出錢來。這都是小說界前途的不幸。足以影響到小說的出品。日趨出於敷衍。不長進。只求能騙得出錢來。供夫人花費。就算達到目的。我們大家感嘆還來不及。那裏還可取爲笑談咧。

於是便有人問淚公先生道：『那麼你的夫人又是甚等樣人咧？』淚公答道：『不瞞列位說。拙荆却也會做小說一樣。可以賣得出錢來。分擔家庭的費用。只是一樁他的作品總非得經過我潤色一次不可。我也是常常頭疼我自己多做一篇。另起爐灶。還沒有改一篇的費事。咧。然而他喜歡博取個

女小說家的令名。我就不得不平添一樁麻煩的功課了。」
這樣說來說去。把那新婚的慘綠先生說得不寒而慄。心中狐疑着。不知他的一位小說家之妻。將來是甚等樣子。還是有益於他。咧。還是有害於他。只有坐在屋角裏一位常川駐宿在俱樂部。的浮萍先生。他卻絲毫不在意。因爲他守着獨身主義。並沒有妻。有時他做一篇言情的小說。胡亂用一個女子名字。他也和淚公先生一般。指給旁人看。說是他的妻做的。究竟問他的妻在那裏。他又笑而不答。大概是住在他理想之中了。
不一會辯論終結。雨也住了。許多小說家。一個個都回家上工。與他的妻研究小說工作問題去了。只有那浮萍先生。一個人在俱樂部裏。睡得很安適。大概。在夢中也可與他理想之妻見面咧。



離婚的證據

自從新婦女雜誌離婚號出版以來很有許多受丈夫束縛的新婦女大爲感動。結果是法庭上的離婚案件在一個月內增加了好幾十起。弄得一般法官非常忙碌。莫不咬牙切齒恨那冊離婚號雜誌替他們招上許多麻煩。但一般做律師的却又一個個在暗地裏十分快活。因爲生意上添了不少的進賬。

但是一樣做律師的人聲名大小不等。生意好壞也就大大的不一樣。幾個招牌老一點的知道的人很多。無論什麼案件當事人都肯去找他。在那離婚案剛纔發軔的時候。偶然經辦過一兩件被報紙上登出來。及至離婚潮

流。盪。漲。了。後。許。多。當。事。人。想。起。了。他。來。以。爲。他。辦。理。這。件。事。很。有。經。驗。必。然。很。容。易。能。達。到。完。善。解。決。的。目。的。便。紛。紛。都。去。找。他。包。辦。好。在。每。辦。一。案。必。有。一。案。的。手。續。費。案。子。越。多。進。賬。越。好。看。在。金。錢。分。上。是。決。不。肯。嫌。這。事。麻。煩。和。忙。碌。的。然。而。另。有。一。般。碌。碌。無。聞。的。律。師。因。爲。名。聲。不。大。牌。子。不。老。無。論。旁。的。律。師。辦。離。婚。案。子。怎。樣。忙。得。喘。不。過。氣。來。也。是。忙。者。自。忙。閒。者。自。閒。在。一。大。堆。的。多。如。東。筍。的。離。婚。案。內。攤。不。止。他。一。份。半。份。依。然。是。門。可。羅。雀。生。意。蕭。條。

不講旁人吧。就是那新掛牌的少年律師郝仲禮。他已經掛了三個月的律師牌子。并沒曾開過一個賬。計算起來。他所花的律師憑照費。事務所賃租費。電燈電話裝置費。打字機和一切文具費。棹椅傢生費。也差不多兩千開外了。三個月幹下來。一個錢未曾撈着。往後一切經常開銷。還不知出自何

處。眼見得就要淪入困境。關門大吉了咧。

這一天下午一點鐘。他照樣按着平日習慣。從住宅裏搭三個銅板的電車。踱到他冷清清的律師事務所來。一個愁眉苦臉的書記。將他迎着。他照例問一聲有人來過沒有。那書記也沒精打采。照例答應他一聲說沒得……他是聽熟了這句話的。又照例現出他那一副失望的本來面目。輕輕的嘆一口氣。便坐在他公事桌子旁邊的靠椅上一言不發。

忽然那書記破例說起話來了……先生……今天討房租的又來過了……這句話他是很不愛聽而又很怕聽的。然而又不能不聽……照例把頭低下來。輕輕的答道。改天付罷……那書記又囁嚅着道。還有我的薪金咧……他不假思索。把那句話說熟了。的。改天付罷。又說了一遍……那書記心有定見。忽然很堅決的說道。得啦。三個月沒拏着一文錢。我也不想往下幹。

了。橫豎你這裏事不忙。算清了薪金。我們兩便罷……他氣得祇傻笑道。就是你要走。我也沒得錢。那書記怒道。這不行。今天是非錢不可……可憐他二人彼此窮氣十足。就漸漸吵嚷起來。

律師夫人。在外面買了些零碎東西。捆紮成幾個小包。用手提着。在事務所門口經過。順便進來看。便把這場爭端排解開。由伊掏出五塊錢。交與書記。作爲臨別紀念。餘欠日後再付。那書記也只索悻悻地去了。郝律師滿眶含着眼淚。緊握着夫人的手。淒然說道。吾愛……這樣窮苦日子。教人怎樣過得下去。況且一個律師事務所。連個書記都沒有。也太不雅觀。又何能招徠生意咧……律師夫人強作笑容。慰安伊的丈夫。道。不打緊。天地間的人。總有一次有他的機會到來。你何必這樣自餒。依我看。書記去了。省一份開銷也好。我原是女子中學的畢業生。尋常的書寫。我也勉強辦得來。現代不

是女子也得注重職業嗎。我就頂下這缺罷。好在事務不多。只擺擺樣子罷了。你能不嫌你妻愚拙嗎。郝律師聽了。只是點頭煩悶的心胸。却早已轉變了。愛感的忻慰。遂又問他夫人。今天買了些什麼。伊微笑着將物事指給丈夫看。是二丈多白絨布。是預備替丈夫親手裁製。作冬季衫褲用的。又有一包葡萄乾。是丈夫平日愛吃的東西。可是他自己所用的。祇有一隻小小的髮針呢。……伊又說道。明日如家裏沒得開銷。可將賠嫁過來的幾樣金飾。拏去變換千萬。不可急壞了身體。……說了許久。天時已暗。夫妻兩人便離開事務所。轉回住宅去。

原來伊們結婚還不上半年。所賃的住宅。僅僅佔着一幢人家的兩間樓房。家中也不曾僱一個女僕和廚役之類。一日三餐。都是夫人親自下廚。這也可見得這位夫人的賢惠了。

郝律師有這麼一位賢內助。果然便應了他夫人日間所說的話。一個人總有一次他的機會到來。而且這機會便出在當天晚上。在他事務所不遠的地方。有一戶富厚的人家。也是一夫一婦。男的叫李厚生。是一個大肚子商人。女的却是一個舊式知書識字的女子。平日本看慣女兒經。女四書。天雨花。再生緣的。後來不知怎樣。訂閱了一份新婦女雜誌。竟灌輸了許多新思想。到腦筋裏去。及至讀過了離婚號。竟越發充進的覺悟了。想起伊丈夫鎮日在外面商場上忙生意。經從不與伊談什麼新式的愛情。又不領着伊回到社會上去講交際。可憐做了三十一二年的人。連跳舞會都還沒曾到過一次。伊以爲這簡直是非人類的的生活了。於是伊對丈夫提出條件。要求解放。怎奈那商人腦筋甚是頑固。絲毫未曾懂得這些道理。只以莫明其妙四字答復伊。伊甚不滿足。便很斬截的要離婚。誰知伊丈夫當伊是開頑笑。只

嘻皮笑臉的答道。你離我不離。我而且還不明白是怎樣的離法。說罷。竟掉頭而去。伊惱了許久。也想不出一個離婚的辦法來。便寫了一封信去問新婦女雜誌社的主筆。這晚得着回信。說是應該去請教一個律師才是。然而伊又不知道找那一個律師纔好。便仍然去問伊的丈夫。伊丈夫雖說在商場上也認得有名律師不少。但不肯明告訴伊。只戲答伊道。你出了這個大門。往大街上直走。見着門口有掛律師銅牌子的。你就進去找他好了。

這夫人記在心那。第二天打扮停當。便親自坐了一部馬車。到大街上去找。果然走不上半里地。就看見郝律師那塊招牌。認明律師二字不錯。便下車撞了進去。郝律師一個人悶坐在那裏做書記的。夫人在家裏還有幾個菜碗。沒曾洗完。所以還未曾來。萬想不到此時竟有生意上門。直喜得郝律師恍如接着什麼財神似的。不由殷勤款待細細的問起來。意李夫人紅着臉。

劈頭問道。先生會辦離婚案件嗎。郝律師心想。這是新流行的好生意。趕忙答道。一定能辦。一定能辦。但請夫人告明。我是根據什麼理由。我好替夫人辦呈詞。李夫人驚訝道。這要什麼樣的理由。咧。郝律師道。左不過是丈夫虐待。或是他另有外遇。李夫人搖搖頭道。他都沒有。只是我要自由。解放罷了。郝律師皺着眉毛道。僅是自由。解放四字。恐怕辦不到。李夫人有些失望。以爲是律師沒能耐立起來。就想走郝律師。大驚失色。萬不肯將這注買賣失之交臂。從急忙中想着。一個主意。忙慰留着李夫人道。夫人不用着急。以愚見。看來世間上的男子。決沒有無外遇的最好。從當天起。雇幾個偵探。跟在你家先生身後。調查他的行動。若是碰見他和什麼旁的女人。在一塊兒。便急速報知我這裏。由我再會同你一同去捕捉。若是捉住了。便成了離婚的證據。可以達到離婚目的了。

論理。郝律師出這個壞主意。實在是不道德。但是。一個人窮極了。什麼事做不出。也不無可以原諒呢。李夫人聽說有辦法。自然歡喜。便交了一百塊錢。定洋托郝律師先辦偵探的事。並留下伊住宅的電話號碼。約着有事時。彼此電話通知。就很高興的走了。郝律師也自去布置偵探不提。

這天晚上。李厚生回得家來。夫人對他說道。我請好了律師。和你辦離婚的交涉了。李厚生不料夫人竟如此認真。進行便悄悄地盤問那馬夫。問夫人。今天會到那家律師事務所去過。馬夫說。就是郝仲禮律師那裏。厚生記明。第二天中午。便找上郝律師門來。打算與他言明。這是夫人一種無知的舉動。要他不給伊辦。那知進門後。郝律師却巧不在家。原來李夫人性急得很。早已把那律師從電話中請到李家裏去。仔細討論那離婚手續。郝律師爲巴結生意起見。奉命惟謹。忙着就去。竟與李厚生在半途中相左。

此時有郝律師夫人因爲受了丈夫的囑咐假裝着女書記在事務所看守屋子忽然見李厚生進來要見郝律師談案子心想生意不來就簡直沒得來一來就疊二連三的來一時也是忻喜不盡便也殷勤招待說是律師出外辦公去了請先生在此等候些時罷李厚生坐下去問伊是什麼人伊不假說是郝夫人在此辦書記的兼差以坍了自己丈夫的台便假報了一個姓名自承是一個雇傭書記李厚生見這書記十分美麗又因閒着無事不由便找些閒話來調笑消遣這也原是一般男子的普通毛病至於郝夫人這人雖是規矩得很但此時負着招待客人的職務恐怕替丈夫担誤了生意也只好勉強陪着笑臉和李厚生答對如流起來好兩次要問厚生是爲什麼案子來的厚生只是微笑不語及至問急了厚生只說自己夫人與他搞麻煩沒有什麼要緊他所要緊的倒是眼前談笑的閒話郝夫人恐怕自

己。不。會。說。法。律。的。事。體。不。像。是。律。師。書。記。也。不。敢。十。分。盤。問。更。萬。想。不。到。兩。件。事。就。是。一。件。事。

談。得。多。了。律。師。還。不。見。回。來。李。厚。生。美。色。當。前。清。談。娛。耳。還。不。覺。得。什。麼。焦。急。郝。夫。人。却。十。分。的。難。受。因。爲。真。有。些。數。衍。不。下。去。了。況。且。這。樣。長。談。下。去。也。未。免。不。成。話。說。無。意。往。書。桌。抽。屜。裏。一。翻。見。那。天。所。留。下。來。的。那。一。包。葡。萄。乾。還。在。那。裏。便。取。了。出。來。讓。李。厚。生。吃。厚。生。很。甜。蜜。的。吃。了。一。頓。忽。然。想。起。他。還。沒。會。吃。午。飯。咧。便。啓。齒。道。律。師。還。不。回。來。我。肚。子。却。有。些。餓。了。女。士。如。不。嫌。棄。我。奉。請。去。到。那。東。亞。酒。店。吃。一。客。大。餐。如。何。吃。完。了。我。們。再。回。來。那。時。律。師。想。必。也。可。以。到。了。乾。坐。在。這。裏。餓。等。又。何。必。咧。郝。夫。人。聽。罷。真。有。些。爲。難。要。是。去。吧。陌。生。的。一。男。一。女。去。上。酒。館。子。吃。飯。成。什。麼。體。統。要。是。不。去。吧。客。人。一。去。不。復。返。豈。不。又。失。了。一。注。現。成。的。上。門。買。賣。可。憐。伊。始。終。爲。

着。幫助丈夫解除困難。到底仍是隨了厚生去。

到了酒館。走進一個房間。用起餐來。李厚生因適才的葡萄乾。想起葡萄酒。要了一瓶。讓郝夫人吃。郝夫人本不會吃酒的。但不敢慢客。便情不可却的。吃了一盃。那知不吃酒的人。一盃下肚。便有酒意。竟忘乎其形的。又飲了好幾盃。直吃得醺醺大醉。伏在桌旁。嘔吐了一大陣。幾乎要暈睡過去。厚生想不到這女書記如此不禁醉。既已醉倒。不能走回去了。這又怎麼處。咧。堂倌說。我們樓上就是旅館。開一個房間。得一個舖位。讓這女太太睡一回。再走罷。厚生又想不到這女書記是有夫之婦。以爲吃醉了。便開一個旅館。房間。將息一回。也沒什麼要緊。便依了堂倌的主張。吩咐幾個人。將女太太攙到樓上。開了五十一號房間的門。將郝太太扶到床邊。便任伊倒頭去睡。而且自己還坐在旁邊。一張發沙榻上。陪守着。

閱者要記得李厚生從昨天起不是便有偵探跟着碼。這天開房間的事自然也被偵探看見了。這種的新奇消息豈能不去報告便急急在東亞旅館公用電話房內通一個電話給郝律師恰好郝律師已經從李宅回來了。見夫人早已不在以爲伊回家吃午飯去倒也不足爲怪及至聽明這電話心裏非常得意以爲自己料事如神果然不費一天工夫就替李夫人找着離婚證據眼見得這案子的手續費已飛不出自己的手中登時不敢怠慢又急急的轉一個電話通知李夫人而且故甚其詞說了不得。噫。這樣。青天白日李先生竟同一個年輕婦女在東亞旅館五十一號房間住下來了。李夫人一聽燃燒着嫉妒的火燄刻不容緩卽雇了一輛汽車會同着郝律師直奔東亞旅館而來。

幸虧李厚生把樓門加鍵得快在那撲門聲中將醉臥的郝夫人用力推醒。

郝夫人定一定神見自己與一個陌生的人同居在一個旅店內又聽得外面有男男女女敲門捕拏的聲音把方纔的醉意早已驚醒了一大半想起來又羞又慚又驚又怕還是李厚生有主意顫聲說道萬一被他們打進來闖見了終是有口莫辯不如打開牕戶從月台上逃罷

郝夫人連忙逃出了後李厚生這才假裝着大夢初覺的樣子開了旅舍的門打着呵欠對着一干其勢洶洶的來人說道好容易在此睡一回中覺你們這樣吵吵鬧鬧究竟是爲了何事李夫人氣得臉上發青口中只嚷着你好你好……便飛也似的撲進屋裏連床底下和衣廚裏都搜索過一遍不見有什麼婦人蹤跡後來在床上亂翻了一陣從枕畔拾着一枝髮針便拚命的喊道這是證據

李厚生是嚇倒了然而還不肯承認只說是旅館中來往客人甚多焉知不

是昨晚一個什麼女客遺留下來的郝律師拿過髮針看了一會似乎在那裏看見過然而絕不料是自己夫人的東西也只索附和着李夫人說道這可以做離婚的證據

李夫人盛怒之下對着李厚生獐笑道你好……如今不同你多說話改天在法庭裏同你再說……說畢呼着郝律師隨我來便一同坐着原來的汽車回宅再付與郝律師一筆錢便催他趕快辦理離婚手續可憐的李厚生此時有家難歸倒趁便就住在東亞旅館

到晚上郝律師回到自宅見夫人神色不定不解是什麼緣故問伊又不肯說伊反而問他日間辦了些什麼事他當着稀奇新聞一般便一一與夫人言明底下的結論就是說李厚生夫婦離婚的證據如今可真找出來了這件案子總可算已經成功他們可以達到離婚目的我也可以賺穩了這筆

手續費了一邊說着。一邊又將那枝髮針交與夫人看。

此時郝夫人在驚慌羞愧之中。同時更得着一種正當的見解。覺得爲我這一場酒醉的誤會。和一支小小髮針的遺失。竟害得人家夫妻分離。冤屈了自己。不打緊。冤屈了李厚生。以至於弄假成真。鑄一個離婚的大錯。在良心上。實在說不去。況且經辦這案的律師。就是自己丈夫。派偵探調查李厚生的舉動。也是出自丈夫的主意。結果是將自己妻室牽連在案子裏邊。若是提出來。做他人離婚的證據。同時還可以做雙料的自家夫妻離婚的證據。人類中夫婦結合。是何等神聖的事。豈能像這樣滑稽的意味。便拆散人間兩對配偶。

好一個有見識。有勇氣的郝夫人。這天晚上。便把日間一切錯誤的事情。完全說與丈夫聽。要求丈夫和李家夫婦和解。不可貪圖一筆訟費。郝律師在

愛情上很能信任自己。愛妻聽明這段話，雖說有些驚異，但無絲毫的懷疑。而且還可憐自己。愛妻因為要幫助他的原故，才招下這場苦惱。再一想，因為這幾個訟費出壞主意，教人家搜索離婚的證據，幾乎反把自己愛妻害了。這明明是做律師存心不良的報應，還不急速覺悟，等待何時？於是緊握着夫人的手，很懇切的說道：「吾愛……我們寧肯守窮，決不進行這件離婚案了。」郝夫人假在丈夫懷裏，也喁喁說道：「我們夫婦愛情上沒有一絲傷痕，也不願人家夫妻愛情上有傷痕……貧窮這一事有什麼大了不得咧。」

過一天，郝律師請李夫人到事務所來談話。郝夫人仍以女書記名義請李厚生也到事務所來。大家一見面，將誤會詳細說清，把離婚證據消滅。又委婉勸了李夫人一頓。李夫人對於丈夫雖有嫉妒之心，當然情愛未曾斷絕。嫉妒的誤會既已解除，便也和平下去，取消了離婚一層妄念。李厚生出乎

意料之外。不想女書記就是郝夫人。心裏究有些過意不去。又念着郝律師夫婦排難解紛一場保全了他夫婦間的愛情。便商明夫人奉請郝律師爲他商業公司的常年法律顧問。郝律師雖不曾辦成這件離婚案。然而經濟上也并無損失。後來還得着許多常年的買賣。在律師界中一天一天發旺起來。這就是因爲有賢內助的緣故啊。



紅信人

紫玉在倡門中。人人都恭維他。是個紅信人。他是老妓珊珊。自小買下來的。十二三歲的時候。梳洗打份起來。每晚坐在珊珊屋裏。紅木檯子旁邊。有打茶圍的客人到來。就忙着隨娘姨大姐們。敬瓜果香烟。有的客人見這孩子。

玲瓏小巧。逗人喜歡。便故意找他說笑。并問他叫什麼名字。他低頭微笑道。我還沒有名字咧。

論理。倡門中的討人。應該對於那有主權的人。叫姆媽。不過珊珊年紀。還不算大。又在倡門中。現張着豔幟。做生意。不好意思。做討人的姆媽。恐怕被旁人。派做大塊頭一般的龜婆。於是就命紫玉。叫伊做大阿姐。伊又叫紫玉做小妹。妹。這小妹妹三字。便又成了紫玉。未做娼妓以前的名兒。

後來紫玉長成到十四歲了。很瘦小的身材。出脫得非常苗條。嫩皮膚。像豆腐一般。容易吹彈得破。兩隻烏漆珠瞳。也現得眼神非常完美。自然就有許多審美。大家批評他。比珊珊俊俏得多。

這時候的珊珊。也覺得培植紫玉。這孩子費的工夫不少了。既已結出蓓蕾。來。便算是一朵含苞欲放之花。大凡花蕊比一切已開的花。都珍貴得多。不

趁此搬弄出來教那些愛花的人賞識更待何時於是便將紫玉帶了出來
跟堂唱。

珊珊年紀大了有時那酒席筵前懶得張口唱就命紫玉代唱紫玉有的是
小姑娘們清脆的音帶學了些時居然調門唱得很高聽的人都非常滿意
索性只要紫玉唱珊珊也樂得從此有人代勞不用自己張口。

這樣當附屬品跟條子不上兩三個月叫局的客人漸漸的非紫玉同來不
可有時怕他不來還在珊珊的條子上注上小妹妹同來五字再在那行小
註旁邊打上幾個圈兒以表示非常的盼望和鄭重的要求可見紫玉在
未曾獨當一面做娼妓以前就有些紅的迹象了。

又有那些打茶圍和做花頭的客人本來不想照顧珊珊的只因珊珊房裏
有個特別可愛的小妹妹便指着做珊珊爲名常到珊珊這裏來看小妹妹。

於是珊珊平白占着小妹妹的便宜生意陡的興旺起來有幾位軍界的嫖客老爺們談道珊珊老氣橫秋那裏會做生意幸虧有這個招人喜愛很能幹的小妹妹做副官長才招來不少的客人賺下成千萬的金錢咧

珊珊究竟多做過幾年倡門生意有些老經驗知道伊這個局面全靠小妹妹綑場當然要將小妹妹牢牢繫在身邊當附庸以維持伊一塊珊珊的紅招牌不過日子長了紫玉在花界中已做了不少的事業在輿論中又博下許多的好評不講旁的就是他做的那幾首平平仄仄的詩登在小報上誰不稱他一聲詩妓於是便有許多自命風雅護花心熱的客人向珊珊那裏請願說小妹妹已經是紅倌人了爲什麼不讓他獨開一個房間地盤獨樹一方豔幟

珊珊起初不肯還推說這孩子年紀還輕等一半年再說罷後來小妹妹名

氣。越。來。越。大。叫。局。的。人。太。多。小。妹。妹。既。不。能。單。獨。應。局。當。然。局。票。上。少。不。了。珊珊。二。字。一。到。台。面。上。客。人。搶。着。與。小。妹。妹。說。話。真。有。說。不。盡。的。巴。結。和。奉。承。反。把。珊珊。冷。落。在。一。邊。珊珊。漸。漸。覺。得。人。老。珠。黃。不。值。錢。有。些。自。討。沒。趣。了。加。之。天。天。爲。着。小。妹。妹。三。個。字。出。上。不。少。的。局。也。覺。得。非。常。辛。苦。便。不。由。有。些。厭。倦。起。來。

有。一。天。珊。珊。將。紫。玉。叫。到。身。旁。很。溫。和。的。囑。付。道。小。妹。妹。……你。跟。我。在。堂。子。裏。見。識。了。兩。三。年。又。出。了。一。年。多。的。堂。差。人。人。都。說。你。很。聰。明。能。夠。成。一。個。才。色。出。衆。的。先。生。總。算。我。做。大。阿。姐。的。這。多。年。教。導。你。撫。養。你。一。場。心。思。沒。曾。白。用。如。今。你。年。紀。也。大。了。索。性。明。天。替。你。獨。立。掛。塊。牌。子。另。外。鋪。個。房。間。由。你。自。去。做。生。意。可。憐。我。操。了。這。多。年。的。心。領。着。你。在。外。邊。應。付。客。人。你。小。孩。子。皮。氣。好。亂。說。話。偶。然。說。錯。了。一。半。句。得。罪。了。人。我。總。替。你。遮。瞞。過。你。

又。有。些。不。識。事。的。地。方。我。也。時。時。刻。刻。點。醒。你。但。從。此。我。該。歇。歇。了。往。後。生。意。上。的。事。靠。你。自。己。拏。出。本。事。來。做。惟。願。意。你。一。天。比。一。天。紅。比。阿。姐。的。生。生。還。好。上。一。百。倍。但。是。年。輕。的。人。良。心。要。放。在。中。間。不。可。忘。記。根。本。你。將。來。紅。到。極。處。的。時。候。却。不。可。把。我。做。大。阿。姐。的。忘。了。……說。完。眼。圈。一。紅。似。乎。有。些。傷。感。

紫。玉。答。道。阿。姐。待。我。的。好。處。我。是。常。常。記。在。心。上。的。即。使。將。來。生。意。做。得。紅。起。來。還。不。是。阿。姐。辛。苦。教。導。和。一。手。提。起。來。的。嗎。我。將。來。無。論。怎。樣。總。忘。記。不。了。阿。姐。的。大。恩。……珊。珊。聽。了。很。爲。滿。意。便。又。叮。囑。了。旁。的。許。多。生。意。經。絡。最。要。緊。的。是。要。眼。睛。識。得。人。不。要。聽。了。滑。頭。客。人。的。挑。撥。與。大。阿。姐。下。不。去。……從。此。娼。門。中。就。多。了。紫。玉。一。塊。紅。牌。子。而。且。紫。玉。這。年。也。十。五。歲。了。這。消。息。傳。播。出。去。小。妹。妹。已。有。紫。玉。的。牌。子。這。便。算。是。一。個。開。放。的。娼。妓。登。

時生意又添了許多。一般喜歡紫玉的客人從此也就自由叫紫玉的局或隨便到紫玉房間來用不着再去請教珊珊。於是珊珊房間裏的生意一天天清淡下來。只剩下幾戶老客人還在那裏走動。其餘都來巴結這位新出山的紅倌人紫玉先生了。

但是紫玉生意好得實在利益的還是珊珊。所以珊珊起初也還十分歡喜單講紫玉梳權的那一筆錢由一個漁業公司馮經理大把大把的拏出落在珊珊的荷包中。豈在少數不過紫玉此時既由紅的小先生一變而爲紅的大先生那麼總有些自作主張的地方了。珊珊思索了許久在這些金錢的權利上不能不認些真。便與紫玉劃出章程。凡一切台面上的收入如酒錢和錢等費概歸珊珊收用。房間一切開銷和酒館子裁縫店烟紙店種種賬項一年三節都歸紫玉自行料理。憑他怎樣去抄客人的小貨就是。

紫玉受了珊珊的支使又忙着撐自己的局面自然便要抄客人的小貨好在是紅信人弄幾個錢花花並不算難有一次廣西湖南來了兩幫客人一幫姓陸一幫姓譚都是軍政界中很有錢的因為要求紫玉騰出房間來讓他們作樂便孝敬了不少的錢那姓陸的又有些曲屎竟把家裏帶來的許多廣東雙毫子一一叫當差的抬到紫玉妝閣上來另外又拏出一大捲鈔票放在茶几上紫玉當着客人面前要裝大方不惟不好意思去抬動那些銀毫就是茶几上的鈔票也任其擺在那裏不去正眼一覷不想姓陸的坐了半天告辭出去紫玉特別拏出些酬應工夫送到樓梯旁邊及回轉屋子來已見珊珊在那裏叫打雜的將銀毫子抬到他套房裏去再一看茶几上一束鈔票也不見了明明是珊珊已藏將起來紫玉一想忙了半天都替大阿姐忙了虧伊做得出一點也不留下來真有些不怕血腥

氣。咧。再。一。想。人。人。都。說。我。是。紅。倌。人。也。無。非。羨。慕。我。紅。倌。人。能。賺。錢。罷。了。錢。雖。賺。着。自。己。不。有。絲。毫。受。用。我。這。紅。倌。人。當。着。又。有。什。麼。意。思。咧。正。在。悶。悶。不。樂。的。時。候。不。一。會。外。面。相。幫。的。一。聲。吶。喝。說。大。小。姐。有。堂。差。一。品。香。姓。王。登。時。向。衣。櫥。門。鏡。子。上。攏。了。攏。鬢。髮。就。去。出。堂。差。去。這。時。是。夜。晚。九。十。點。鐘。叫。局。的。正。多。紫。玉。是。紅。倌。人。唱。工。好。面。孔。又。出。色。除。了。熟。客。人。叫。局。不。算。還。有。許。多。慕。名。而。來。叫。打。樣。局。揩。油。的。隨。便。在。局。票。上。寫。一。個。姓。王。姓。李。局。票。攬。得。多。了。便。也。猜。不。出。誰。是。生。客。誰。是。熟。客。祇。好。一。律。都。去。應。卯。

可。憐。紫。玉。祇。因。做。了。紅。倌。人。每。天。晚。上。爲。着。出。斷。命。堂。差。坐。着。包。車。在。馬。路。上。穿。梭。的。飛。跑。下。了。車。在。酒。館。裏。堂。子。裏。不。斷。的。出。進。真。個。是。風。雨。無。阻。寒。冷。不。拘。單。就。上。車。下。車。上。樓。下。樓。兩。項。已。輕。跑。得。腿。酸。此。外。到。了。台。面。上。還。得。坐。下。來。唱。唱。得。好。客。人。再。煩。一。隻。或。是。轉。薦。給。旁。人。又。換。到。那。邊。去。唱。唱。

啞了喉嚨也沒人憐惜好容易唱完了遇見那些生客人嘻皮笑臉來尋開心說鬼話答應他又怕講錯了得罪了人不答應又說這倌人松香架子很大若是碰着知心客人想多談兩句體己話歇息歇息那催堂差的相幫又在門外吆喝喝起來也祇索立起身來再三說幾個對弗住拔脚又走走來走去連一杯清茶都不能好好喝一會……唉……這真正是紅倌人特別的苦差嘍。

談到花頭上雖說和酒常常擺得熱鬧然而漂賬的也不少自己吃虧認賠不打緊還被那些漂賬的人在一旁說風涼話說這位紅倌人有的是銅鈿銀子漂他幾筆賬不算罪過。

又有那些漁色的人對於紅倌人害了單相思知道搗兒愛鈔姐兒愛俏自己的尊範當不起一個俏字便拏出錢來運動珊珊由珊珊硬行作主替紫

玉留一個住夜廂的客人。這事在紫玉那方面是非常痛心疾首常常想道。我做了許久的紅倌人替大阿姐賺了不少的錢連這一點選擇客人的自由都不給我我真有些不高興了。

偏偏又有一個叫阿金姐的娘姨合打雜的小洪因爲珊珊待人刻薄在伊手底下沾不着大油水便來慫恿紫玉與珊珊脫離關係自己單獨着做生意橫豎牌子紅不怕什麼兼之阿金姐說會調動錢小洪也說很能辦些通達交往的事有了這幫助手何愁生意不旺。

紫玉人小心大把這些慫恿的話一一聽進便在珊珊那裏辦了一個嚴重交涉說要贖身珊珊道你年紀小閱歷淺一旦離開了我跟着一些壞的姊妹們娘姨們學胡調是不會有好結果的我勸你還是乖乖的耐煩幾天罷紫玉要求不遂又不好怎樣與珊珊決裂便找些旁的事來興風作浪有一

次與東關里的倌人張寓綽號狐狸精的爭風吃醋鬧翻了各人雇了一幫流氓在馬路上打架回頭又到茶館裏吃講茶雖說紫玉占了上風然而花了不少的錢珊珊非常肉痛而且担驚不小說這孩子惹禍不止一次我被他嚇苦了。

又一次紫玉硬把珊珊一個姓徐的老客人攆跑了找了一個土頭土腦姓黃的客人來珊珊說這姓黃的我從前已不要他了爲什麼如今又請了來紫玉道我有我的作用就是這樣自由辦下來珊珊心裏便有些不痛快後來又有幾戶客人本是向來做珊珊的如今羨慕紫玉走紅竟跳槽到紫玉這邊來珊珊又不由動了愛情上的忌妒心。

又有一般流氓明明是拆白黨只因會吹牛拍馬也來與紫玉攀相好與紫玉打得火一般熱骨子裏無非看向紫玉是紅倌人想來混幾筆倒貼的錢。

又有一般女拆白黨跑來與紫玉拜十姊妹恭維他是黃浦灘上的女王想來醞釀出一種勢力在倡門中稱霸簡直再不把珊珊放在眼裏由他們一味胡調還有那阿金姐和小洪此時也逕由紫玉找到房間裏來辦事阿金姐大話會說調動錢還是不行那個愛錢的珊珊漸漸就得不着錢用小洪咧流氓脾氣十足只知到處得罪人又不聽珊珊支使珊珊一生氣對着紫玉哭道你近來結交下許多壞人什麼事都亂來我簡直看不過去你要贖身就贖身罷從此你幹我的我也再不做這項斷命生意留幾千塊錢回家鄉去過日子免得在此刺你的眼

後來紫玉無拘無束一味胡調下去名譽一天比一天壞虧空一天比一天多又因眼睜太高得不着人緣姊妹們全都妒忌他鄙薄他漸漸就弄得身敗名裂不可收拾設使當初他不是紅倌人那許多不存好心的壞娘姨惡

相幫和一般拆白黨何至於來死命誘惑他。雖說是脫離珊珊的羈絆。是一種正當的解放。然而不該如此胡調。儘往墮落的道上走。但是他好好一個有志氣的姑娘。因何至此。咧……唉……就是紅信人三個字害了他啊。



十家說粹

全書十册
價洋二元五

獨鶴小說集

價全洋書三一册

禹鐘小說集

價全洋書三一册

紅蕉小說集

價全洋書三一册

海鳴小說集

價全洋書三一册

瞻廬小說集

價全洋書三一册

叔鸞小說集

價全洋書三一册

卓呆小說集

價全洋書三一册

西神小說集

價全洋書三一册

舍我小說集

價全洋書三一册

枕綠小說集

價全洋書三一册

中華民國十八年三月三版

海鳴小說集 (全一册)

【每部價洋三角】

(外埠酌加郵費隨費)

著者 何 海 鳴

印刷者 世 界 書 局

發行者 世 界 書 局

印刷所 世 界 書 局

總發行所 世 界 書 局

分發行所

北京 奉天 廣州 太原
武昌 漢口 長沙 烟台

世 界 書 局

世 界 書 局

世 界 書 局

世 界 書 局

世 界 書 局

世 界 書 局

